

鹿鼎記

金庸作品集 33

廣州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

貳

金庸



鹿鼎記

【貳】

金庸



(清·林泉「读圣贤书，行忠义事」)

目
录

- 第十一回 春辞小院离离影
夜受轻衫漠漠香 387
- 第十二回 语带滑稽吾是戏
弊清摘发尔如神 415
- 第十三回 翻覆两家天假手
兴衰一劫局更新 449
- 第十四回 放逐肯消亡国恨
岁时犹动楚人哀 491
- 第十五回 关心风雨经联榻
轻命江山博壮游 531

第十六回	粉麝余香衔语燕 佩环新鬼泣啼乌	573
第十七回	法门猛叩无方便 疑网重开有譬如	611
第十八回	金刚宝杵卫帝释 雕篆石碣敲头陀	639
第十九回	九州聚铁铸一字 百金立木招群魔	683
第二十回	残碑日月看仍在 前辈风流许再攀	711



韦小宝拿近烛台一照，只见这女子半片脸染满了鲜血，约莫十七八岁年纪，容貌甚美，忍不住选道：“原来臭小娘是个美人儿！”

第十一回 春辞小院离离影 夜受轻衫漠漠香

小郡主咯地一笑，掀被下床，笑道：“我穴道早解开了，等了好久，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？”韦小宝奇道：“谁给你解开穴道的？”小郡主道：“给点了穴道，过得六七个时辰，不用解也自然通了。我扶你上床，我可得走了。”

韦小宝大急，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你脸上伤痕没好。须得再给你搽药，才好得全。”小郡主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这人真坏，说话老骗人。你几时在我脸上刻花了？害得我担心了半天。”韦小宝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小郡主道：“我早下床来照过镜子，脸上什么也没有。”

韦小宝见她脸上光洁白腻，涂着的豆泥、莲蓉等物早洗了个干净，好生后悔：“我这么莽撞，也没先瞧她脸，倘若见到她洗过了脸，说什么也不会着了她道儿。”说道：“你搽了我的灵丹妙药，自然好了。否则我为什么巴巴地又去给你买珍珠？我走遍了北京城的珠宝店，才给你买到这两串好珍珠。我还买了一对挺好看的玩意儿给你。”

小郡主忙问：“是什么玩意儿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解开我穴道，我就拿给你。”小郡主道：“好！”正要伸手去给他解开穴道，忽见他眼珠转个不停，心念一动，笑道：“险些儿又上了你当。

解开你穴道,你又不许我走啦。”韦小宝忙道:“不会的,不会的。大丈夫一言既出,那个马难追。”小郡主道:“驷马难追!什么叫那个马难追?”韦小宝道:“那个马比驷马跑得还要快,那个马都追不上,驷马自然更加追不上了。”

小郡主不知“那个马”是什么马,将信将疑,道:“那个马难追,倒第一次听见。”韦小宝道:“那你就学了个乖。这玩意儿有趣得紧呢,一只公的,一只母的。”小郡主问道:“是小白兔吗?”韦小宝摇头道:“不是,比小白兔可好玩十倍。”小郡主道:“是金鱼吗?”韦小宝大摇其头,道:“金鱼有什么好玩?这比金鱼要好玩一百倍。”小郡主又猜了几样玩物,都没猜中,道:“快拿出来!到底是什么东西?”

韦小宝要诱她解开穴道,说道:“你一解开我穴道,我立刻便拿给你看。”小郡主摇头道:“不行,我即刻得走,哥哥不见了我,一定心焦得很呢。”韦小宝道:“你穴道早解开了,为什么不走,却要等我回来?”小郡主道:“你好心给我买珍珠,我总得谢谢你,向你告别一声。不声不响地走了,不是太对不起人吗?”

韦小宝肚里暗笑:“原来这小娘是个小傻瓜,沐王府的人木头木脑,果然没姓错了。”说道:“是啊,我担心你一个人在这里害怕,在街上拼命地跑,只想早些买了珍珠,可是一家一家珠宝店瞧过去,就是没合意的,心中一急,连摔了几个筋斗。”小郡主轻呼一声:“啊哟!可摔痛了没有?”韦小宝愁眉苦脸地道:“这一摔下去,刚好胸口撞在一块大石头上,痛得我死去活来。”小郡主道:“现下好些没有?”韦小宝哼哼唧唧地道:“这一撞伤势不轻,越来越痛了。你……你……你点了我穴道,不肯解开,我这……这……这一口气……提……提……不上来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越说声音越低,突然双眼上翻,眼中露出来的全是眼白,便如晕去一般,跟着凝住呼吸。

小郡主伸手探他鼻息,果然没了气,大吃一惊,“啊”的一声,

全身发抖,颤声问道:“你怎么会死了?”韦小宝断断续续地道:“你……点错……点错了我的穴道……点了我……我的……死……死穴……”小郡主急道:“不会的,不会的。师父教的点穴法子,决不会错。我明明点了你的‘灵墟’与‘步廊’两穴,还有‘天池穴’。”

韦小宝道:“你……你慌慌张张的,点……点错了,啊哟,我全身气血翻涌,经脉倒转,天下大乱,走……走火入……入……”小郡主道:“是走火入魔吧?”韦小宝道:“正是,走火入魔。啊哟,你怎么这样糊涂?点穴功夫没练得到家,就在我身上乱七八糟地瞎点?你点的不是什么‘天池’,什么‘步廊’,都点了死穴,死得十拿九稳的死穴!”他不懂穴道名称,否则早就举了几个死穴出来。

小郡主年纪幼小,功夫自然没练得到家。点穴功夫原本艰难繁复,人身大穴数百,诸穴相去常只数分,慌忙之中点错了也属寻常。但她曾得明师指点,这三下认穴极准,劲力虽不足,穴位却丝毫无错,可是新学乍用,究竟没多大自信,韦小宝又愁眉苦脸,装得极像,她以为真的点错了死穴,急道:“莫非……莫非我点了你的‘膻中穴’么?”

韦小宝道:“正是,正是‘膻中穴’。你也不用难过,你……你……不是故意的,我死之后,决不怪你。阎……阎罗王问起,我决不说是你点死我的……我说我自己不小心,手指头在自己身上一点,就点死了。”

小郡主听他答允在阎罗王面前为自己隐瞒,又感激,又过意不去,忙道:“快……快把穴道解了再说,或许还有救。”忙伸手在他胸口、腋下推拿。她点穴的劲力不强,只推拿得几下,韦小宝已能行动。他呻吟了几下,说道:“唉,已点了死穴,救不活了!”小郡主急道:“或许救得活的。我不小心点错了,真……真对不起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知你是好人。我死之后，在阴世里保佑你，从早到晚，鬼魂总是跟在你身旁。”小郡主尖叫一声，问道：“你鬼魂老是跟在我身旁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别害怕，我的鬼魂不会害你的。不过有个规矩，谁杀死了我，我的鬼魂就总是跟着谁。”

小郡主越想越惊，说道：“我不是故意要杀死你的。”

韦小宝叹了口气，问道：“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小郡主退了一步，道：“你问来干什么？”脸上满是惊异之色，又道：“你要到阴世里告我，是不是？我不跟你说。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我不会告你的。”小郡主道：“那你问我名字干什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知道了你名字，好在阴世保佑你啊。阴间鬼朋鬼友很多，我叫大家齐心协力地来保佑你，你不论走到哪里，几千几百个鬼魂都跟着你。”

小郡主吓得大叫一声，忙道：“不，不要！别跟着我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么就单是我一个人的鬼魂跟着你行不行？”小郡主迟疑片刻，道：“你……你如不吓我，那……那么还不要紧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当然不吓你。你白天坐着，我的鬼魂给你赶苍蝇，晚上睡着，我的鬼魂给你赶蚊子。你闷得慌，我的鬼魂托梦给你，讲很好听很好听的故事给你听。”

小郡主道：“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？”幽幽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不死就好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有一件你答允过我的事，你没办法到，唉，我死不瞑目。”小郡主道：“什么事？我答允过你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答允过叫我三声好哥哥，我在临死之前听到你叫了，那就死得眼闭了。”

小郡主出生于世袭黔国公王府，父母兄长都十分宠爱她，虽然她出世之时已国破家亡，但世臣家将、奴婢仆役，还是对这位金枝玉叶的郡主爱护得无微不至，一生之中，从没有人骗过她、吓过她。她出世以来所听到的言语，可说没半句假话，因此

对韦小宝的胡说八道，初时也都信以为真。待见他越说越精神，说到要叫他三声好哥哥时，眼中闪烁着狡狴的光芒，她只不过天真善良，毕竟不是傻子，知道韦小宝在逗弄自己，退了一步，说道：“你骗人，你不会死的。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就算暂且不死，过几天总要死的。”小郡主道：“过几天也不会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就算过几天不死，将来总是要死的。你不叫我这三声好哥哥，我的鬼魂天天跟着你，不住地叫：‘好——妹——妹，好——妹——妹！’”他紧逼了喉咙，声音拖得长长的，当真阴风惨惨，十分可怖，又伸长舌头，装作吊死鬼模样。小郡主“啊”的一声，回身便冲出房去。

韦小宝追将出去，见她伸手去拔门闩，忙拦腰一把抱住，说道：“走不得，外面恶鬼很多。”小郡主急道：“放开手，我要回家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走不出去的。”小郡主右手切了下去，斩他右腕。

韦小宝手掌翻转，反拿她小臂。小郡主手肘后撤，左手握拳往韦小宝头顶击下。韦小宝身子后缩，避过了这一拳，却已抱住了她小腿。小郡主一招“虎尾剪”，左掌斜削下去。韦小宝没能避开，啪的一声，打中他肩头，他用力拉扯，小郡主站立不定，摔倒在地。

韦小宝赶上去要将她揪住，小郡主“鸳鸯连环腿”飞出，直踢面门。韦小宝一个打滚，又已扭住了她左臂。小郡主拳脚功夫曾得明师传授，远比韦小宝所学为精，两人若当真比武，韦小宝决不是对手。但二人此刻只是在地下扭打，一个想逃，一个扭住她不放。这等扭扑摔跤的功夫，韦小宝却经过长期习练，和康熙比武较量，几达一年。海老公传他的武功虽半真半假，他又练得马虎，这近身搏击的擒拿，他毕竟还有几下子。几个回合下来，韦小宝胸口虽吃了两拳，却已抓住了小郡主右臂，拗

了转来,笑问:“投不投降?”

小郡主道:“不投降!”韦小宝抬起左膝,跪在她臂上,又问:“投不投降?”小郡主仍道:“不投降!”韦小宝手上加劲,将她反在背后的手臂向上一抬。小郡主吃痛,“啊”的一声,哭了出来。

韦小宝和康熙比武摔跤,两人不论痛得如何厉害,从不示弱,更无哭泣之事,只不过一到给对方制住,没法反抗,便叫“投降”,算是输了一个回合,重新比过。不料小郡主的作风与康熙全然不同,一输便哭。韦小宝道:“呸!没用的小丫头!”放开了她。

便在此时,忽听得窗格上喀的一声响,韦小宝低声道:“啊哟!有鬼!”小郡主大吃一惊,反手过来,抱住了他。

只听得窗格上又是一响,窗子轧轧地推开,这一来,连韦小宝也大吃一惊,颤声道:“真的有鬼!”小郡主向前一扑,钻入了床上被窝中,全身发抖。

窗子缓缓推开,有人阴森森地叫道:“小桂子,小桂子!”

韦小宝初时只道是海老公的鬼魂前来索命,但听这呼声是女子口音,颤声道:“是个女鬼!”连退几步,双腿酸软,坐倒在床沿上。

突然一阵劲风吹了进来,房中烛火便熄,眼前一花,房中已多了一人。那女鬼阴森森又叫:“小桂子,小桂子!阎王爷叫你去。阎王爷说你害死了海老公!”韦小宝只吓得魂飞魄散,想说:“海老公不是我害死的。”但张口结舌,哪里说得出话来?只听那女鬼又尖声叫道:“阎王爷要捉你去,上刀山,下油锅,小桂子,今天你逃不了啦!”

韦小宝听了这几句话,猛地发觉:“是太后,不是女鬼!”但心中的害怕丝毫不减,心道:“若是女鬼,或许还捉我不去,太后却非杀了我灭口不可。”自从他得知太后的机密,起初常担心她会杀了自己灭口,但一直没动静,时日一久,这番担心也就渐渐

淡了,只道太后信了自己,以为自己果真没听到海大富那番话;又或许以为自己即使听到了,也决不敢泄露,再升了自己管御膳房,自己感激之下,一切太平无事。

他怎知道,太后所以迟迟不下手,只因那日与海老公动手,内伤极重,又见海老公重重一脚竟踢不死韦小宝,只道这小孩内功修为了得,自己若不痊愈,功力不复,便不敢贸然行事。这等杀人灭口之事,不能假手于旁人,必须亲自下手。否则的话,这小孩临死之际说了几句话出来,岂非坏了大事?这件事牵涉太大,别说韦小宝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太监,纵然是后妃太子、将军大臣,只要可能与闻这件大秘密的,有一百个便杀一百,一千个便杀一千。

她已等待甚久,其时功力犹未复原,但想多耽搁一日,便多一分泄漏的危险,到这一晚实不愿再等,决定下手。来到韦小宝屋外,推开窗子时听得韦小宝说“有鬼”,便索性假装是鬼。她不知床上尚有一人,慢慢凝聚劲力,提起右手,一步步走向床前。

韦小宝知难抗拒,身子一缩,钻入了被窝。太后挥掌拍下,波的一声响,同时击中了韦小宝与小郡主,幸好隔着厚厚一层棉被,劲力已消去了大半。

太后提起手掌,第二掌又再击下,这次运力更强,手掌刚与棉被相触,猛觉掌心中一阵剧痛,已为利器所伤,大叫一声,向后跃开。

只听得窗外有三四人齐声大呼:“有刺客,有刺客!”太后大吃一惊:“怎地有人知道了?”她亲手来杀一个小太监,决不能让人见到,手掌又痛得厉害,不暇察看韦小宝是否已死,双足一点,从窗中倒纵跃出。尚未落地,背后已有人双双袭到,太后双掌向后挥出,使一招“后顾之忧”,左掌右掌同时击中二人胸口。那二人直摔了出去。

只听得锣声铿锵响起,片刻间四下里都响起锣声。远处有人叫道:“右卫第一队、第二队保护皇上,右卫第三队保护太后。”跟着东首假山后有人叫道:“这边有刺客!”

太后知道这些都是宫中侍卫,便缩身躲在花丛之侧,掌心的疼痛一阵阵更加厉害了,只见影影绰绰的有七八堆人在互相厮杀,兵刃不断碰撞,心想:“原来宫中当真来了刺客,是海老公的朋友,还是鳌拜的旧部?”但听得远处传令之声不绝,黑暗中火把和孔明灯上的灯光明亮,四面八方聚拢。太后眼见如再不走,稍迟片刻,便难以脱身,矮着身子从花丛后跃出,急往慈宁宫而去。

只奔得数丈,迎面一人扑到,手中一对钢锥向太后面门疾刺,喝道:“大胆反贼,竟敢到宫中捣乱。”太后微微斜身,右掌虚引,左掌向他肩头拍出。那人沉肩避开,左手钢锥反挑。太后向左一闪,右掌反拍,霎时间二人已拆了数招。那人口中吆喝:“好反贼,原来是个婆娘。”太后见这侍卫武艺不低,自己虽可收拾得下,但总得再拆上十来招,只怕其余侍卫赶来,情急之下,叫道:“我是太后。”那侍卫一惊,住手问道:“什么?”太后道:“大胆奴才,你敢冒犯太后?”那人微一迟疑,太后双掌齐出,砰的一声,击正在他胸口。那侍卫立时毙命。太后提气跃出,闪入了花丛。

韦小宝钻入被窝,给太后发掌击在腰间,登时几乎窒息,危急间拔出靴筒中匕首,在被窝中竖而向上,被窝便高了起来。太后第二掌向被窝隆起处击落,那匕首锋锐无比,太后这一掌劲道又极大,匕首尖立时穿过棉被,刺入掌心,直通手背。

待得太后从窗中跃出,韦小宝掀起棉被一角,只听得屋外人声杂乱,他当时第一个念头是:“太后派人来捉拿我了。”从床上一跃下地,掀开棉被,说道:“咱们快逃!”

小郡主哭道：“痛……痛死我啦！”原来太后第一掌的掌力既打中了韦小宝后腰，又打中小郡主的左腿，小郡主受力较多，左腿小腿骨竟让击断。

韦小宝道：“怎么啦？”一把抓住她颈口衣服，道：“快逃，快逃！”将她拉下床来。小郡主右足先落地，只觉左腿剧痛难当，身子一侧，滚倒在地，哭道：“我的……我的腿断啦。”韦小宝情急之下，骂了出来：“小娘皮，迟不断，早不断……”心想老子逃命要紧，别说你一条腿断了，就是四条腿、八条腿都断成十七八段，老子也不放在心上，转身抢到窗口，向外张望，只盼外面没人，就此跃出。

一望之下，只见太后双掌向后挥出，跟着两人飞了起来，重重摔落，一人正好摔在他窗下，朦朦胧胧间见到这人穿着侍卫服色，心下大奇：“太后为什么打宫中侍卫？”见太后闪身躲向花丛，又见数丈之外有六七人正在厮杀，手中各有兵刃，搏斗得甚是激烈，听得远处有人叫道：“拿刺客，拿刺客！”韦小宝又惊又喜：“原来真的来了刺客，却不是来拿我。”凝目望去，见太后又在和一名侍卫相斗。那侍卫使一对钢锥，虽和他窗口相距已远，仍可见到钢锥上白光闪动。斗得一会，太后又将那侍卫打死，飞身在黑暗中隐没。

韦小宝回头向小郡主瞧去，见她坐在地下，轻声呻吟。他既知自己并无危险，心情立时大佳，走到她身前，低声道：“痛得很厉害吗？外边有人要来捉你，快别做声。”

小郡主吓得不敢出声，忽听得外面有人叫道：“黑脚狗牙齿厉害，上点苍山吧！”小郡主“咦”的一声，道：“是我们的人。”

韦小宝奇道：“是你的朋友？你怎么知道？”小郡主道：“他们说的是我们沐王府的暗语，快……快……扶我去瞧瞧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他们来皇宫救你，是不是？”小郡主道：“我不知道，这里是皇宫吗？”韦小宝不答，心想：“他们如知这小丫头在这里，冲

进来救人，老子双拳难敌四手。”一伸手，牢牢按住她嘴巴，低声恐吓：“千万不可出声，给人一发觉，连你另一条腿也打断了，我可舍不得！”

只听外面有人“啊啊”大叫，又有人欢呼道：“杀了两个刺客！”有人叫道：“刺客向东逃了，大伙儿快追！”人声渐渐远去。韦小宝放开了手，道：“你的朋友逃走啦！”小郡主道：“不是逃走！他们说上‘点苍山’，是暂时退一退的意思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黑脚狗是什么东西？”小郡主道：“黑脚狗就是清兵。”

远处人声隐隐，传令之声不绝，显然宫中正在围捕刺客。

忽听得窗下有人呻吟了两声，却是女子声音。韦小宝道：“有个刺客还没死，我去戳她两刀！”宫中侍卫均是男子，这呻吟的自然就是刺客了。

小郡主道：“不……不要杀，或许是我们府里的。”扶着韦小宝肩头，站了起来，右足单脚着地，几下跳跃，到了窗口，见窗下有两个人，问道：“是天南地北的……”韦小宝一伸手，又按住了她嘴。窗下一个女子道：“孔雀明王座下，你……你是小郡主？”

韦小宝心想这女子已发现小郡主的踪迹，祸事不小，提起匕首，便欲掷下，突然间右腕一紧，已给小郡主握住，跟着肋下一痛，按住她嘴巴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松开了。

小郡主问道：“是师姊吗？”窗下那女子道：“是我。你……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韦小宝接口道：“你奶奶的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小郡主道：“你……你别骂她，她是我师姊。师姊，你受了伤吗？你……你快想法子救救我师姊。师姊待我最好的。”她这几句话分别对二人而说。窗下那女子呻吟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不要这小子救。谅他也没救我的本事。”

韦小宝用力一挣，小郡主便松了手。韦小宝骂道：“臭小娘！你说我没救你的本事？你这种第九流武功的小丫头，哼，老子只要伸一根小指头儿，随手便救你妈的二三十个、七八十

个。”这时远处又响起了“捉刺客、捉刺客”的声音。

小郡主大急，忙道：“你快救我师妹，我……我叫你三声好……好……哥哥，好哥哥，好哥哥！”这三个字，本来她说什么也不肯叫，这时为了求他救人，竟而连叫三声。

韦小宝大乐，说道：“好妹子，你要好哥哥做什么？”小郡主羞得满脸通红，低声道：“求你救我师妹。”窗下那女子却甚倔强，道：“别求他，这小子自身难保，连他自己也救不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哼，瞧在我好妹子份上，我偏要救你。好妹子，咱们说过了话，不许抵赖，你要我救你师妹，以后可不得改口，永远得叫我好哥哥。”小郡主道：“叫你什么都成。好叔叔、好伯伯、好公公！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只做好哥哥。叫我‘公公’的人，还怕少了。”小郡主道：“是了，我永远……永远叫你好……好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好什么？”小郡主道：“好……哥哥！”说着在他背上轻轻一推。

韦小宝跳出窗去，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女子蜷着身子斜倚于地，说道：“宫里侍卫就来捉你去了，将你斩成肉酱，做肉包子吃。”那女子道：“稀罕吗？自有人给我报仇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这小丫头倒嘴硬。侍卫们先不杀你，把你衣衫脱光了，大家……大家拿你来做老婆。”那女子怒道：“你快一刀将姑娘杀了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为什么杀你？我也要你将你衣衫脱光了，拿你做老婆。”说着俯身去抱。那女子大急，挥掌打了他个耳光，但她重伤之余，手上毫无劲力，打在脸上，便如轻轻一拂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你还没做我老婆，先给老公搔痒。”抱起她身子，从窗口送进去。小郡主大喜，上前将那女子接住，慢慢将她放上了床。

韦小宝正要跟着跃进房去，忽听得脚边有人低声说道：“桂……桂公公，这女子是反贼……刺客，救……救她不得。”韦小宝一惊，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那人道：“我……我是宫

中……侍……卫……”韦小宝登时明白，他是适才给太后一掌打中的侍卫，竟然未死，他躺在地下，动弹不得，说话又断断续续，受伤定然极重，心想：“我若将这黑衣女子交了出去，自是一件功劳，但小郡主又怎么办？这件事败露出来，那可是大祸一桩。”提起匕首，嗤的一刀，插入他胸口。那侍卫哼也没哼，立时毙命。

韦小宝道：“这可对不住了，倘若你刚才不开口，就不会送了性命，只不过我桂公公的脑袋，在这脖子上就坐得不这么安稳了。”又想：“左近只怕还有受伤的，说不得，只好一个个都杀了灭口。”他在周遭花丛假山寻了一遍，地下共有五具尸首，三个是宫中侍卫，两个是外来刺客，都已气绝身死。韦小宝抱起一具刺客的尸首，放在窗格上，头里脚外，跟着在尸首背后用匕首戳了几下。

小郡主惊道：“他……他是我们王府的人，死都死了，你怎么又杀他？”

韦小宝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他死都死了，我就不能再杀他了。你倒杀死个死人给我瞧瞧！要救你的臭小娘师姊，只好这样了。”

那女子躺在床上，说道：“你才臭！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又没闻过，怎知我臭？”那女子道：“这屋子里就有一股臭气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本来很香，你进来之后才臭。”

小郡主急道：“你两个又不相识，一见面就吵嘴，快别吵了。师姊，你怎么到这里来？是……是来救我么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我们不知道你在这里。大伙儿不见了你，到处找寻，找不到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已然上气不接下气。韦小宝道：“没力气说话，就少说几句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我偏要说，你怎么样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有本事就说下去。人家小郡主多么温柔斯文，哪似你这般泼辣。”

小郡主忙道：“不，不，你不知道。我师姊是最好不过了。